

好个大汉口

董宏猷 著



六书坊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好个大汉口

董宏猷 著

六书坊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个大汉口/董宏猷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1

六书坊

ISBN 978-7-307-11986-4

I . 好… II . 董…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武汉市—概况 IV .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22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5 字数:116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1986-4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六书坊

编委会

主 编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祥 艾 杰 刘晓航 张 璇

张福臣 周 劍 郭 静 夏敏玲

萧继石 落 子

一声哥哥一碗酒

好一个大汉口，
好一个大码头，
好一条大江滚滚向东流。

好一个大汉口，
好一个大码头，
好一个侠肝义胆写春秋。

一声号子一声吼，
东西南北握在手。
九天惊雷敢承担，
千难万险不回头。

爱就爱他个风雷吼，
笑就笑他个龙抬头。
一声哥哥一碗酒，
刀山火海跟我走！

挺倒哟呵呵，
站倒哟呵呵，
定倒哟呵呵，
硬倒哟呵呵，
一声哥哥一碗酒，
刀山火海跟我走！

——电视连续剧《汉口码头》片尾曲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小吃

热干面	003
烧梅	007
面窝	011
米粉	014
豆丝	018
发糕	021
豆腐脑	024
藕圆	027
开拓与首创	030
我爱武汉的热干面	035



第二辑 江湖

生命的湖	039
木石前缘	047
梦幻木兰湖	050
梁子湖的微笑	055
我与归元	059
一个人的解放公园	063
风雪天池行	068
铁马冰河入梦来	077
墙之断想	083
现代孤独	090
择水而居	092

目 录

CONTENTS

第三辑 码头

武汉的码头文化	99
武汉“贼文化”批判	110
你吓我	113
苕货	115
带一脚	118
货币与流氓	121
《汉口码头》后记	125



第四辑 纤夫

深巷花香	133
官兵捉强盗	139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48
兴趣无价	154
诗画情	159
生命如歌	167
寻源	182
后记	193

第一辑
小

吃

>>>



身在家乡不知家乡的水有多甜，
离开了家乡才知道什么叫做思念。
那一年到农村插队离开了武汉，
最思念的，是亲爱的妈妈，还有亲爱的热干面。

冬天的夜晚，我们依偎在油灯下轻轻地唱，
扑面而来的，是芝麻酱的香味儿，和妈妈的笑脸。
“我爱武汉的热干面，二两粮票一角钱，
老通成豆皮闻名四海，小桃园鸡汤美又鲜……”

是啊，想起了热干面，就想起了生我养我的武汉，
想起了满城的江水、河水、湖水，满城荷花和梅花的清香。

炎热的夏夜，大街小巷竹床挨着竹床，铺板连着
铺板。

满城的鼾声满城的梦，像江河一样在星光下流淌。



热干面

热干面应该是地道的武汉小吃了。我曾写过一文《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编入我与宏量弟合著的散文集《白壁赋》中，其中记叙了武汉的知识青年下乡后，将《我爱祖国的蓝天》一歌改词为《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热干面遂成为家乡的象征。去年12月，我曾参加当年老知青们的聚会，此歌一唱，众友皆和，恍惚中如闻芝麻酱之香味，而皱纹与白发似在香味中消逝，腰围亦在歌声中瘦了几圈。

关于热干面的来历，曾有过有趣的传说。那是在100多年前，汉口长堤街关帝庙一带，有一姓李的熟食小贩，因其脖上长一肉瘤，人称“李包”。李包所卖，为凉粉与汤面。某年夏日，其收摊回家，面条尚剩不少，他怕面馊，便把面条煮了一下，捞起晾于案板上。谁知不小心撞翻了麻油壶，油全泼在面上。李包灵机一动，遂将面与麻油拌匀，第二天一早，将此面在滚汤中烫热，捞起来加上佐料，竟大受欢迎。人问此面

名称，李包脱口而出：“热干面！”于是江城独创之小吃，便从李包偶然之失手中诞生。

我虽从小在长堤街关帝庙附近长大，惜未逢李包。倒是关帝庙前麻子的热干面，给我留下亲切的回忆。麻子的热干面，有精有神，有嚼头，佐料齐全，尤其是芝麻酱货真价实，因而远近闻名。麻子的热干面摊，十几年中几经迁移，而我始终追寻，成为其忠实的食客。20世纪60年代，麻子尚在五马路经营，其鬓发已白，仍用我熟悉的黄陂话吆喝：“二两热干！”但声调已苍老矣。此时品味热干面，便能品出许多无法言说的沧桑。

武汉的热干面馆，最著名的当数蔡林记了。其馆址在繁华热闹的江汉路，面对着建于1908年的水塔。大半个世纪以来，水塔作为汉口最高建筑，一直是武汉的标志。而蔡林记热干面馆与其巧相对应，用另一种文化显示着武汉独特的风俗。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也许是夏天太热的缘故，连面都要强调一个“热”字。其实武汉自古以来，就有6月三伏天吃热干面的习俗。南北朝宋懔所著之《荆楚岁时记》，曾记有楚人“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汤饼，就是现在的面条。有人称面粉为“面”，称长条的面即面条为汤饼。看来楚人在最炎热的6月三伏天吃面条，是为了辟除邪恶。武汉人爱吃热干面，也许就是这种“辟恶”的遗风。



热干面

说起伏天吃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魏氏春秋》记载，三国时代的美男子何晏，“面绝白”，曹操怀疑他面色白皙，是搽了粉的。于是心生一计，到了6月伏天，传唤何晏来吃“热汤饼”。何晏吃得满头大汗，“取巾拭汗，面色皎然”，曹操这才相信何晏并没有在脸上搽粉。

古代用粉搽脸，谓之“傅面”。《说文》曰：“粉，傅面者。”徐锴注曰：“古傅粉亦用米粉。”看来米粉与

“面”自古以来就亲热得很，而非今日才和平共处于武汉三镇的每一个熟食摊下。当然，此“面”非单指热干面之“面”，但富有特色的热干面又的确是武汉的脸面也。凡我三镇经营热干面之诸君，莫为了多卖几碗面而丢了武汉的脸面哟。